

三伯父

□谭新阳

头晕目眩,也从从不向人讨借。倒是我母亲,让我们从牙缝里挤一挤,用竹筒量点米给他熬粥,又从亲戚朋友那里帮他借点,他才一次次从死神手里逃离出来。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到户后,三伯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,不仅水稻收成喜人,他还养鱼,种花生,栽红薯,种烟叶,种豆子,种蔬菜,养鸡鸭,日子渐渐好了,三伯父人也慢慢变胖了。

三伯父对我影响不小。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接触对联的,他给茅厕写了副对联,上联是“进门三步急”,下联“出户一身轻”,思悟这对联,便渐渐明白了这袖珍文学。上茅厕本是俗事,但配上这对联又添了雅趣,想起那时人们在茅厕旁忍等的情形,谁又不是三步急呢?这让人忍俊不禁。三伯父还给我讲昭君和番的事,讲到毛延寿为昭君画像点痣的时候则露出鄙夷神色,还补唱一句“黄金纵买毛延寿,玉貌当如薄命何”,瞬间便闭口不言了;良久,又转到《林海雪原》上去了,问我东北三宝是什么,见我支支吾吾,便哂笑一句:“哈哈,人参、貂皮与乌拉草嘛。”三伯父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过《增广贤文》,竖式,左起,蝇头小字,用麻线串成小册子。他喜欢清唱《增广贤文》,唱着唱着,有时便打起了瞌睡,醒来又唱,“美不美,乡中水;亲不亲,故乡人……”越唱声音越低,低到最后没了,只毛边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,末了,三伯父便切菜煮饭去了。

有些年月,我常随三伯父去捡拾干柴,我们村四围都是山,山上松、枫、荷树处处皆是,在当时,伐几棵树做柴不算犯法,但三伯父却很少砍伐,多去拾枯枝,挖树兜,他柴间堆满的都是枯枝干柴。一次,我和三伯父在山上拾干柴,村民们正追杀几头野猪,他忙把我拉到树下,三四头野猪就从我身边疯也似地奔逃。村民有的手持胡叉,有的握着柴刀,气冲冲地拼命追赶,我被吓出一身冷汗,三伯父说:“野猪性急,会伤人的。好啦,现在没事了。”还有一次,村民们追赶一头鹿,鹿子被追到无路可走了,有人举起了木棍,鹿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三伯父看到了,大声喊:“别伤鹿鹿,伤了这样的鹿子不祥哪!”听了三伯父的话,村民们缄默不语了,放鹿子走了……

我后来调到县中教书,回家的次数少了,三伯父的消息也渐渐少了。有一年,三伯父说要送几条草鱼给我过年,这鱼是草喂的,格外好吃,可万万没想到那年三伯父无疾而终了。我回了趟老家,看到三伯父养鱼的池塘,鱼儿仍在,斯人已矣。呜呼哀哉,悲矣,恻兮!

受几个哥哥的影响,弟弟打小就爱上了书法。至今,哪怕再忙,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磨墨濡毫一阵。他写欧体,在我看来,已初具“点画劲挺,笔力凝聚,既峻侧险峻,又严谨工整”的神韵。写隶书,则以临摹张迁碑和曹全碑为主,或古拙,或秀美,书法艺术的感染力扑面而来。看书累了,写字累了,沏壶茶吧,或浓郁,或甘甜,身体和内心便像泡发的茶叶那样,彻底舒展、放松,工作的累、生活的苦,也随着氤氲的水汽,飘散开去,随之而来的是独有的恬淡与温暖。

走出书房,便是弟弟家的楼顶小花园。这里,虽没有“光滑的石井栏和高大的皂荚树”,却有“碧绿的菜畦”和“紫红的桑椹”,还有一盆盆的太阳花、一簇簇的三角梅、一棵棵的桂花树,有一丛丛的辣椒和丝瓜,有爬满墙的火龙果……满园的清香,满眼的绿意,倒也有“百草园”的样子。

最近,我在弟弟家小住了一些时日。有天做早餐时,弟媳让我上楼顶摘几个辣椒,我顿觉这场景很生活。弟弟不在家时,我也会独自坐在他的书房里,翻看书架上的一本书,看着看着,突然想起一句话: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,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成永存的诗篇或画卷。

弟弟一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寄托,点点滴滴体现在他的小花园和书房里,或更换了某个树种,或墙上多了一幅自己创作的书法作品,或书架上多了几本书。“生活,是一首隽永的诗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,我们只需,随着心的感觉,保持自己喜欢的样子,以开阔的胸怀、平静的心态,去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,也就足够了。”这是作家汪曾祺写过的话,我觉得弟弟的状态就是如此,令我羡慕与感动。

弟弟家的“百草园”和“三味书屋”,我每次去,都会增添一些美好的印象,然后带着一丝不舍离开,等待下一次前往。



村落写生客 王国红 摄

弟弟的三味书屋

□肖福生



村落写生客 王国红 摄

三伯父出生于哪年,一直是个谜,问母亲,她只轻描淡写地说:“好像属猴,他书读得多,可惜没读出头!”从属相推测,三伯父大概出生于1932年。

三伯父在省赣中读书,省赣中是现在的赣州一中,这是所百年老校,后来我才知道,三伯父“没读出头”的主要原因是那年日寇入侵了赣州城。翻阅资料,日军入侵赣州是在1945年2月,这是赣南特别寒冷的季节,那段日子三伯父是怎样躲避东洋兵的,让人难以想象。

我顿然想起了西南联大,想起了汪曾祺、林徽因这些联大的学子,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,从未停止求学、做学问的脚步,三伯父没有读出头,也许有别的原因,可在如此动荡的年月,能保住小命就已是万幸了。三伯父说,日军进驻了我们村子,还抓走了某某,做了挑夫,日本佬的政策是年纪越大,挑得越重。有一天,三伯父坐在老泥屋的檐下,指着房屋的梁柱与门窗说,这些门窗、梁柱都是后来置换的,原来的被日军劈了烧了,日本兵走前还把屎拉在米缸、菜缸里,真坏。又说,马口上的陈老大用锄头把调戏妇女的一个日本兵狠狠地打了……三伯父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总是充满着恐惧与愤怒。老家白石坳的北山,地势最高,站在山上,可以看到赣州城的灯火,三伯父说,山上有许多战壕,是当局准备与日军交战的防御工事。我小时察看过这些工事,战壕里已长满了荆棘与杂草。

三伯父结过婚,有一个女儿,不过我去世后,三伯母已改嫁,女儿也让人抱养带走了。三伯父生来瘦小,在生产队里不停地干活,工分却最低,一年下来,分的谷物最少,那时他挨饿最多,可三伯父清高,即便饿得



泽霁虔州 陈桂南作

赏画:《泽霁虔州》作者采用平远、深远的传统国画技法,以大开大合的全景式为构图布局,作品既有小桥流水、层峦叠嶂、苍翠遒劲的古意,也有沃野平畴、云水迷蒙、山村人家的恬适韵致,尤其是通途飞驰的动车、通天岩之巖的望江亭,在画面中与两江汇流的和谐钟塔遥相辉映,极具现代意境的艺术张力,跌宕出新时代虔州“一阙春令经年唱,两岸三水天地新”的壮阔风貌。(郭西宁)

圆了教师梦

□吴燕燕

多的感动。

2012年9月,我到了赣州一所中职学校执教,一教就是7年。班上都是女孩子,我很庆幸自己也是女生,能更加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。有的女孩子会因为一点小事放大烦恼,需要我为她们排忧解难。一次,一个女生打电话告诉我:“小芹在宿舍割腕了。”听到的那一瞬间,我吓蒙了,立马跑去宿舍。我问小芹:“你怎么了?怎么做伤害自己的事呢?”幸亏划得不深,我赶紧陪她去医务室包扎,然后带她到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地方,静静听她倾诉。原来,小芹因为家庭的原因,以前就患过抑郁症,时好时坏,有时会很难受。听完之后我也很难过,印象中开朗漂亮的女孩怎么就抑郁了?我跟家长联系沟通,希望他们带她去医院治疗。自此,我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,尽力帮助他们,即使是繁杂琐碎的事情,我也乐此不疲,因为,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正确的引导。

2022年6月,我研究生毕业,重回教师岗位,选择做一名辅导员,继续我的教师梦。我去职业学校报到时,了解到学校的专业设置,觉得特别有趣,有高大上的机器人编程、智能制造专业,有很接地气的农业养殖、汽车维修专业,有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烹饪、烘焙等专业。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特点,可以通过技能成就出彩人生。“知屋漏者在宇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”,我会经常去寝室转转,看一看,找同学聊聊天,谈谈心。男生欠缺生活经验,我会时常叨叨他们,宿舍要保持卫生,物品要摆放整齐,床上被子太薄需要更换啦……孩子们会微笑地回复我说好,还会开玩笑,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。

教育的本质就是爱。班上有一个家住北方的孩子,他说之前得过新冠肺炎,老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后遗症,对南方的环境和天气也不大适应,有时感觉呼吸都不畅。他把困惑告诉我,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和心态问题,便教他一些自我调节放松的方法,并持续关注他、开导他。渐渐地,他融入了学校,融入了这个大家庭。

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不仅圆了自己的教师梦,还担任过小学、中职、高职各阶段的教师,我愿心里的灯塔一直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,无怨无悔。

满江红·纪念『九一八』

□张太阳

旧事重浮,泪满面,国耻难忘。十四载,妇孺泣血,山河悲壮。五十六民族罹难,三千万同胞被戕。风云暗,华夏近危亡,恨国殇。
推敌锋,台儿庄;虏贼首,东太行。抛头颅,男儿身筑城。墙。国共两党齐上阵,军民一心杀豺狼。休猖狂,犯我中华者,终投降。

我的英语老师

□朝颜

直到今天,我都不敢在公众场合开口说英语。蹩脚的英文发音屡屡被女儿戏谑、纠正,我内心充满了自卑。有什么办法呢?教英语的天荣老师,在我的学习生涯里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口语漏洞。

我只在初中三年学习过英语,天荣老师就陪伴了我们三年。他是个半路出家的老师,从未接受过正规英语教育,校长把一个有希望在中考为校争光的班级交给他带,我实在是捉摸不透。

我是一个听话的学生,从小都是。于是天荣老师灌输的知识和规范,我毫厘不差地执行到位。他很快发现我是一棵学习的好苗子,选了我做学习委员,又时不时在课堂上提问我,并且毫不掩饰对我的偏爱,人前人后表扬我,要其他同学以我为榜样。

关于英语,上初中前我完全是一片空白。天荣老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我们发音,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要我们背诵、默写,我全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。偶尔他会带来一个录音机,放一小段英语磁带,我隐约感觉磁带里的读音似乎不像他教我们读的那样,但我依然相信老师肯定是对的,况且,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和腔调,无比亲切。

很快,全县英语能力选拔赛来了,天荣老师对我寄予了厚望,他认为,我一定能被选上,代表学校去县里参赛。然而我稀里糊涂地落选了,被选上的是他并不看好的另外两名女同学,参赛的结果也正如他所料,毫无斩获。

天荣老师有满腹的不甘,记得我落选那天,他走进教室,瞥了我一眼,目光锋利得像在刺人,就差狠狠地训我一顿了。后来,他终于逮着机会教训我。傍晚的休闲时段,我与几个女同学围在一张水泥乒乓球桌前,你推我挡,嬉闹个不停。他走过来,疾言厉色地对我说:“就知道玩,还天天打乒乓球。”接着,顺势弹了我一个脑瓜崩,我登时懵了,感觉在大庭广众之下,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。一连几天,我都不敢或故意不正眼看他——我坐在第一排,他上课时习惯捕捉我的目光,期待我举手回答问题,那些天他只看见一颗低垂的头。如今想来,那个脑瓜崩应该是带着父亲般的慈爱与恨铁不成钢的双重意味,而我的表现,既有发自内心的害怕,也有些微赌气的成分。其实,我也不知如何是好,难道就这样颓废下去吗?

我没有想到,天荣老师会为了我安排一场特殊的班会。那天,他神情庄重,领着全班同学来到校园后面的铜钵山脚下。野外班会的形式,于我们太过新鲜。大家在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,有些好奇地望着他。他先分析了学校近几年的升学形势,怎样的成绩才有机会跳出农门。说着说着,他愈加动情,眼睛里竟噙了泪光。他说:“每个人的命运都握在自己手中,只有靠自己努力去争取。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,但是几经奋斗,我和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,这也是一种成功。”他是如此掏心掏肺,那一刻,我被深深打动,也有点明白校长如此安排老师的用意了。

从那天起,我重新开始主动迎上他期待的目光,投入目标明确的学习之中。三年,无论英语还是其他任何科目,我都不敢懈怠。尽管我们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,但是我的考试成绩越来越稳定,越来越越好。

1994年,我如愿以偿,考进了师范学校,完成了命运的纵身一跃。我知道的是,那一年,在瑞金的那所乡镇中学里,和我一样的幸运儿,只有两位。

另外两位,也是天荣老师带的学生。